

“印太”背景下美日印澳“四边机制” 新动向及对南海安全的影响*

张根海**

【内容提要】 自澳大利亚、美国和日本相继提出“印太”战略构想后,从西太平洋至印度洋的广大区域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近年来,美国为扩大其在“印太”地区的战略范围,不断拉拢日印澳进行安全对话,促使“四边机制”逐渐形成。美日印澳通过升级“QUAD+”、扩大军事演习规模、增加高性能武器数量等方式推动“四边安全对话”的长效机制建设。究其原因,这不仅是美国欲在“印太”地区构建由其领导的战略体系,还有四国共同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意图。美日印澳在“印太”范围内强化战略组合的新态势对南海的地缘安全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但加剧了国际行为体在南海的地缘竞争,而且还助推了南海问题的升温,导致南海及周边环境趋向复杂,不利于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国作为南海主权国,应保持积极的防范心理,制定相应的对策来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

【关键词】 印太 美日印澳 四边安全对话 南海安全 战略组合

DOI: 10.16608/j.cnki.nyyj.2022.02.07

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将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边缘地带看作未来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关键区域,提出了著名的“边缘地带论”,认为“谁统治了边缘地带,谁就统治了欧亚大陆;谁统治了欧亚大陆,谁就能控制世界的命运。”^①这主要指环太平洋和

* 本文系2016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美印关系转向对中印关系的影响”(项目批准号:16FGJ008)的阶段性成果。

** 河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① N. J. Spykman,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44), p. 43.

大西洋的沿海地区在世界政治体系中具有显著的地位，包括东亚沿海地区、北美洲的太平洋沿岸和欧洲的大西洋沿岸。随着世界航运业的发展和海上贸易通道的增加，尤其是美国战略重心的东移，处于东亚海域的南海、北美的太平洋西部以及印度洋的经济地位和战略地位快速提升。美国等西方海洋强国通过构建海上战略组合等多种方式加快对这些海域的介入，一方面获得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寻求战略利益，导致这些地区的安全局势趋向复杂。从现实情况看，美国重视印度洋及西太平洋的战略地位。特朗普政府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出了印太战略，并制定未来的构想计划。^① 拜登政府积极推进印太战略，^② 拉拢日印澳形成“四边安全对话”机制，^③ 反映出美国不但要在印太地区加快地缘政治扩展，而且还有联合日印澳围堵中国的战略意图。“美日印澳”战略合作是由世界超级大国美国、经济大国日本、地区大国印度与中等国家澳大利亚组成、以阻遏中国崛起为共同目标的力量集合体，^④ 体现出四边安全对话机制正在不断生成，明显带有阻碍中国发展的战略图谋。

四边安全对话机制作为亚洲版的“北约”，是美日印澳四国在印太区域内的“小多边”组合。随着近年来亚太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尤其是“印太”战略的不断推进，四边安全对话机制呈现出新的特点和发展趋势，不仅具有针对性，而且具有集团性，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海洋强国联合其军事盟友和伙伴国形成的战略组合，未来具有加快发展的趋势。有观点认为，四边安全对话带有明显的地缘政治色彩，“中国因素”是美日印澳四国强化战略互动、四边机制卷土重来的重要动因，而南海是首当其冲，四边机制有迹象成为常态或走向真正意义上的机制化。^⑤ 这反映出美日印澳在印太范围内进行的多边组合对于南海的地缘安全具有明显的战略导向性。从实际

①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Announces 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to Advance America’s Interests,” The White House, December 18,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president-donald-j-trump-announce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advance-americas-interests/>

② “America’s Partnerships Are ‘Force Multipliers’ in the World,”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March 14, 2021. <https://www.state.gov/americas-partnerships-are-force-multipliers-in-the-world/>

③ “Fact Sheet: Quad Summit,” The White House, March 12,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3/12/fact-sheet-quad-summit/>

④ 屈彩云：《解析“日美澳印”战略合作的局限性》，《南洋问题研究》，2018年第1期，第37页。

⑤ 张力：《“印太”视域中的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初探》，《南亚研究季刊》，2018年第4期，第4~8页。

“印太”背景下美日印澳“四边机制”新动向及对南海安全的影响

情况看,从特朗普到拜登,美国积极推进四边安全对话机制的形成,通过多边互动来达到各自的战略目标,而美国是四边安全对话的领导者,由此可获得在亚太乃至印太更多的地区支配权力。日本与澳大利亚均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盟国,战略利益上总体一致:追随美国的领导,共同维持以美国—西方体制为主的国际与地区秩序;抵消中国对“印太”沿岸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影响;制衡中国在南海、印度洋等海上的军事实力发展与建立的立足点。印度虽然不是美国的盟国,但在制衡中国的军事与经济实力的拓展、对冲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在南亚、印度洋扩大合作领域等目标上是与美日澳相一致的。^①这凸显出美日印澳四国在遏制中国发展的战略思维上是相同的,而其中美国是领头者。然而,从拜登政府的积极性和日印澳的配合程度来看,四边安全对话机制具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四边安全合作的重新开启也标志着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印太地缘战略的进一步融合,^②这一对话机制逐步形成,将给包括南海在内的亚太海域带来诸多安全风险。南海处于“印太”范围之内,美日印澳通过在南海地区加强战略组合,不断介入南海,以达到进一步遏制中国的目的。

一、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的新动向

新现实主义理论家肯尼思·华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指出,“结构影响着系统内部的行为,但这种影响是直接性的。”^③这说明一旦结构形成,将会影响体系的稳定,自然也影响着内部单元的行为。美日印澳四个国际行为体,在“印太”地区通过战略组合形成的网络体系,依靠各自作用的发挥频繁进行互动,促使彼此之间相互联系和互相影响。近年来,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制定,美日印澳之间网络化的战略组合趋势有进一步增强的迹象,“印太战略弧”内的动向发生了新的变化,促使四国的战略导向性更加明显。

^① 刘鸣、陈永、束必铨:《“印太战略”:以美印日澳的战略逻辑、利益与策略选择为分析视角》,《东北亚论坛》,2021年第2期,第7页。

^② 张东冬:《印太战略视域下的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合作——兼论中国的战略选择》,《南亚东南亚研究》,2020年第5期,第11页。

^③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don: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p. 74.

（一）推进四边安全对话形成长效机制

美日印澳为强化四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合作，多次召开防务和安全会议，包括“首脑峰会”、“外长安全对话”、“2+2”防长和外长战略合作对话等多种形式。这些会议规格高，对一些地区事务具有重要的影响力。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合作最早可以回溯到2004年四国为应对东南亚海啸而建立的“四国集团”（QUAD）^①，通过相互间的协调来处理东南亚国家遭受海啸的受灾问题。事实上，美日印澳安全合作的正式开启是在2007年马尼拉峰会上进行的四边安全对话（QSD）。从2017年美日印澳举行的司局级“高官会”至2019年“高官会”和“外长会”双轨并行机制的开展，四国之间的磋商力度在不断加强。自特朗普政府提出“印太”战略后，美日印澳四国在安全领域加快了对话机制的建设进程，包括应对恐怖主义威胁与加强战略协调能力。2017年11月12日，美日印澳四国高层官员在菲律宾马尼拉召开的东盟峰会上就“印太”地区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磋商，决定在共同的愿景和价值观的基础上重启已中断十年的四边安全合作对话，认为“一个自由、开放、繁荣和包容的印太地区符合该地区各国和全世界的长远利益”^②。四边安全对话的重启，意味着美日印澳四国在“印太”地区的合作将不断深化。2018年1月18日，美日印澳四国军方高级代表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了瑞辛纳对话（Raisina Dialogue），共同讨论了维护“印太”海域的秩序问题。^③2019年美日印澳举行首届外长对话会后，又于2020年10月6日在日本东京召开第二次外长对话会议，四国外长重申维护自由、开放和包容的“印太”共同愿景，^④显示四国外长对话会高度关注“印太”地区事务。2020年12月底，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伯特·奥布莱恩

① Marc Grossman, “The Tsunami Core Group: A Step toward a Transformed Diplomacy in Asia and beyond,” *Security Challenges*, Vol. 1, No. 1, 2005, pp. 11-14.

② “India-Australia-Japan-U. S. Consultations on Indo-Pacific,”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of India, November 12, 2017. <https://www.mea.gov.in/press-releases.htm?dtl/29110/indiaaustraliajapanus+consultations+on+indopacific+november+12+2017>

③ “Address by External Affairs Minister at Third Raisina Dialogue,”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of India, January 17, 2018. <https://www.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29362/address+by+external+affairs+minister+at+third+raisina+dialogue+new+delhi+january+17+2018>

④ “2nd India-Australia-Japan-USA Ministerial Meeting,”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of India, October 6, 2020. <https://www.mea.gov.in/press-releases.htm?dtl/33098/2nd+indiaaustraliajapan+usa+ministerial+meeting>

“印太”背景下美日印澳“四边机制”新动向及对南海安全的影响

(Robert C. O'Brien) 代表特朗普总统向日印澳三国领导人颁发了“功勋军团”荣誉勋章 (Legion of Merit), 以鼓励安倍晋三、莫迪和斯科特·莫里森 (Scott Morrison) 对四边安全对话的支持。

拜登上台后, 美国深入推进四边安全对话, 无论是外长对话会还是首脑会议都将“印太”作为重要的议题, 并努力使四边安全对话形成一种长效机制。2021年2月18日,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 (Antony Blinken)、印度外长苏杰生 (S. Jaishankar)、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与澳大利亚外长玛丽斯·佩恩 (Marise Payne) 召开会议, 重申将努力实现至少每年举行一次部长级的四边对话, 并定期举行高级和工作级别的四边对话, 通过加强相互间的合作来促进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 包括支持航行自由和领土完整,^① 反映出美日印澳积极推动四边安全对话建成长效机制, 其议题无疑涉及处于印太范围内的南海安全。2021年3月12日, 美日印澳四国领导人举行了四边安全对话会议。拜登强调“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对我们的未来和我们的国家至关重要”。^② 四国一致认为“我们的高级官员将继续定期会晤; 我们的外长将经常对话, 每年至少会晤一次。我们致力于利用我们的伙伴关系帮助这个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地区应对历史性危机, 使之成为我们共同寻求的自由、开放、无障碍、多样化和繁荣的印太地区。”^③ 由此可见美国正积极拉拢日印澳三国加入其构建的“印太”战略架构并倡导四边安全对话成为四国长期合作的议事机制, 甚至具体到会议召开的时间及次数。

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从外长和防长层面以及双轨并行机制到四国首脑的共同参加, 体现出会议的规格和层次都在不断提升, 分量也越来越重, 凸显四国对四边安全合作的高度重视。这不仅有美国的积极拉拢, 使日印

^① “Secretary Blinken’s Call with Quad Ministers,”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ebruary 18, 2021. <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blinkens-call-with-quad-ministers/>

^②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Prime Minister Modi of India, Prime Minister Morrison of Australia, and Prime Minister Suga of Japan in the Virtual Quad Leaders Summit,” The White House, March 12,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3/12/remarks-by-president-biden-prime-minister-modi-of-india-prime-minister-morrison-of-australia-and-prime-minister-suga-of-japan-in-virtual-meeting-of-the-quad/>

^③ “Quad Leaders’ Joint Statement: ‘The Spirit of the Quad’,” The White House, March 12,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3/12/quad-leaders-joint-statement-the-spirit-of-the-quad/>

澳加入由其组建的“印太”战略联盟中，打造战略意图中的“亚洲版北约”（Asian Version of NATO），而且也出于日印澳三国为实现更多的战略利益，主动迎合美国的“印太”战略构想，依靠美国的军事力量支持在“印太”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四边安全对话是有关美日印澳四国的非正式战略论坛，其特点是举行半定期峰会和信息交流，形成的所谓“四国集团”虽不像北约（NATO）那样是一个正式的军事联盟，但却是潜在的制衡力量，可以抵消中国在亚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①显示出“四国集团”之间的战略组合对中国具有一定的导向性。随着美日印澳四国对“印太”地区关注度的日益上升，尤其是四国提出要定期交流或召开会议，使四边安全对话机制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启发作用。

（二）四边安全对话的升级和扩容（即“QUAD+”）

特朗普执政时期，四边安全对话主要是以部长级的对话形式出现，而在拜登上台后，美日印澳四国首脑都同时参加了会议，实现了四边安全对话的规格由部长级升级到首脑级。近年来美日印澳安全对话在抗击疫情、应对气候变化、“南海自由航行”和打击恐怖主义等多种议题下邀请一些“印太”国家参与，使对话的范围扩大。2020年3月至5月，越南参加了抗疫在线会议，^②韩国、新西兰等国也在抗疫的议题下每周由副部长定期参加美日印澳四国主办的四边安全对话。^③未来四国对话的内容将更加丰富，不仅仅局限于军事安全领域，还会涉及卫生安全领域，使参加对话的成员能够以次要或者协助的方式参与其中。这将促使“QUAD+”成为美日印澳共同商议的议事日程之一，也是四边安全对话逐渐实行机制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从对话的进展来看，“QUAD”从“2+2”形式向多边的方向发展，在四国外长会议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四国防长的参与，使外长和防长会议产

^① Brad Lendon and Selina Wang, “Leaders of US, Japan, India and Australia to Meet in First-ever ‘Quad’ Summit,” CNN, March 10, 2021. <https://edition.cnn.com/2021/03/09/asia/first-ever-quad-leaders-summit-intl-hnk/index.html>

^② “The 5th Regular Press Conferenc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Vietnam, March 26, 2020. http://www.mofa.gov.vn/en/tt_baochi/nr140808202328/ns200401095140

^③ Lisa Curtis, “How Biden’s Foreign Policy Approach Builds on Trump’s,” CNN, March 13, 2021. <https://edition.cnn.com/2021/03/12/opinions/biden-quad-meeting-priorities-china-vaccines-martime-security-curtis/index.html>

“印太”背景下美日印澳“四边机制”新动向及对南海安全的影响

生了新的互动。现已召开“2+2”美印外长防长会议^①、“2+2”印日外长防长会议^②、“2+2”印澳外长防长会议^③、“2+2”日澳外长防长磋商会议^④、美日澳防长三边会议^⑤和美日印澳外长四边会议^⑥，未来还可能出现“4+4”的美日印澳外长防长会议，“QUAD+”的对话模式不断出现。

美日印澳首脑共同参加对话会，促进了四边安全对话规格的升级。此外，随着抗疫和反恐等议题被纳入对话，会议讨论的内容不断丰富。这推动越南和韩国等国以多种形式参与四边安全对话，促进四边安全对话朝着扩容的方向发展。近年来，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的组织形式多样化，形式上有“2+2”、三边和四边对话会、外长会议、防长会议以及外长和防长互动参与的多边会议。整体上看“QUAD”出现了扩容的趋势，这反映出美日印澳四国正努力推进四边安全对话，并通过拉拢其他一些“印太”国家加入强化该机制的形成和未来的运行。

(三) 日益扩大军事演习规模来推动四边安全对话进程

美国推出“印太”战略后，其军事力量不但经常出现在包括南海在内的“印太”海域，而且同日印澳之间的军事训练和演习的规模较之前有所扩大，频率也更为频繁，其形式有双边演习，也有三边和四边等“小多边”

① “Transcript of Press Statements at India-US 2+2 Ministerial Dialogue, Washington DC on 18 December 2019,”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of India, December 19, 2019. <https://www.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32224/transcript+of+press+statements+at+india++us+2432+ministerial+dialogue++washington+dc+on+18+december+2019>

② “Joint Statement-First India-Japan 2+2 Foreign and Defence Ministerial Meeting,”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of India, November 30, 2019. <https://www.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32131/joint+statement++first+indiajapan+2432+foreign+and+defence+ministerial+meeting>

③ “India-Australia Foreign and Defence Secretaries’ Dialogue (2+2),”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of India, December 9, 2019. <https://www.mea.gov.in/press-releases.htm?dtl/32178/indiaaustralia+foreign+and+defence+secretaries+dialogue+2432>

④ “Ninth Japan-Australia 2+2 Foreign and Defence Ministerial Consultations Joint Statement,” Ministry of Defense, Japan, June 9, 2021. <https://www.mod.go.jp/en/article/2021/06/b74c5828a9d1512a279151594ab2e606ed128795.html>

⑤ “Australia-Japan-United States Defense Ministers’ Meeting Joint Statement,” Ministry of Defense, Japan, July 8, 2020. https://www.mod.go.jp/en/d_act/exc/area/docs/2020/20200708_j-usa-australia.html

⑥ Jeffrey W. Hornung, “What to Expect When You’re Expecting So Much from the Quad,” CNN, March 31, 2021. <https://edition.cnn.com/2021/03/31/opinions/quad-meeting-regional-security-hornung/index.html>

的组合方式。2017年7月10日至20日,美日印在位于印度洋北部的孟加拉湾海域举行了“马拉巴尔2017”联合军事演习。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印度“什瓦里克”号护卫舰以及日本最大战舰“出云”号直升机护卫舰参加了演习,^①以显示美日印三国在印度洋地区的军事存在。“马拉巴尔”演习的扩容是美印在“印太”地区加强与日澳海上安全合作的重要内容之一。2018年1月18日,美日举行了“铁拳2018”军事演习,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日本海上自卫队参加了此次联合演习。2019年11月13日至21日,美国和印度在孟加拉湾附近海域首次举行了代号为“老虎凯旋”(Tiger Triumph)的联合军事演习,约有1200名印军与500名美军参加,此次演习加强了美印三军之间的协调配合。^②美国同印度三军展开演习,显示出双方的演习规模不断扩大。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菲利普·戴维森(Philip Davidson)在同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会谈时表示,美日双方应加强包括军事演习在内的海上安全合作,美国印太司令部与日本自卫队于2020年10月26日在冲绳及周边海域举行了代号为“利剑-21”的联合军事演习,大约有9000名美国士兵参加了此次演习。^③美印举行双边军事演习,参加人数众多,演习规模大,涉及海、陆、空三军。

2020年11月3日,美日印澳在孟加拉湾举行“马拉巴尔2020”联合军事演习,以提升四国海军在印太海域内的协调配合能力。美印出动航空母舰参与演习,包括美国海军“约翰·S. 麦凯恩”号导弹驱逐舰、澳大利亚皇家海军“巴拉拉特”号远程护卫舰和日本海上自卫队“大波”号(Onami)驱逐舰和SH-60直升机以及印度海军“兰维杰”号驱逐舰和“希瓦利克”号护卫舰等海上力量参与演习。^④美印从1992年开始举行“马拉巴尔”军事演习,之后又拉拢日澳参与,到2020年已进行了多次,逐渐形

^① Zachary Cohen, “Japan’s Largest Warship to Train with US Navy,” CNN, March 14, 2017. <https://edition.cnn.com/2017/03/13/politics/japan-izumo-warship-us-joint-naval-exercise/index.html>

^② “World’s Two Largest Democracies Share Interest in Free Indo-Pacific,”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December 18, 2019. <https://www.defense.gov/Explore/News/Article/Article/2043639/worlds-two-largest-democracies-share-interest-in-free-indo-pacific-region/>

^③ “Defense Minister Kishi Received a Courtesy Call from ADM Philip Davidson, Commander, U. S. Indo-Pacific Command,” Ministry of Defense, Japan, October 23, 2020. <https://www.mod.go.jp/en/article/2020/10/4d7b811a3fd756687111f675c59d1e6167cefbbba.html#1>

^④ “Malabar-20 Phase 1: 03 to 06 November 2020,” Indian Navy, November 6, 2020. <https://www.indiannavy.nic.in/node/27055>

“印太”背景下美日印澳“四边机制”新动向及对南海安全的影响

成了一种定期的海上活动机制。可以说，联合军事演习是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合作的重要内容。

此外，美日印澳近年来通过双边或三边等多种形式开展演习，不断加强安全方面的联系。2021年2月3日至19日，美日澳三国在安德森空军基地举行了代号为“对抗北方2021”的军事演习，以加强三国在“印太”地区执行任务方面的配合。美国空军、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澳大利亚皇家空军、日本航空自卫队都参与其中，参加演习的军事人员达到2000多名，作战飞机共95架，澳大利亚的KC-30A多功能油轮运输机也参与了训练。^①2021年4月27日，日本自卫队F-15和F-2战机与美国空军B-52轰炸机在日本海和东海进行双边训练，模拟编队飞行程序及应对空中威胁，^②强化美日在空中的安全合作。2021年5月11日至17日，美日澳联合法国的军事力量，在中国东海举行了代号为“ARC21”的多边演习，主要开展边远岛屿防御登陆训练、舰艇和飞机反潜训练等程序，^③通过演习来分享“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进一步深化相互间的安全合作。

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近年来以双边、三边、四边等多种形式在“印太”地区开展联合军事训练和演习，演习规模不断扩大，从单兵种到多兵种，涵盖海、陆、空和海军陆战队，人数从几百人到几千人甚至多达上万人。这充分表明美日印澳在“印太”区域内的安全合作明显加强。通过军事演习等方式来深化相互间的战略合作，不仅突出其军事力量的存在，而且还要获得更多的地缘利益。因此，美日印澳四国在“印太”地区安全合作方面出现的新动向应引起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国家的进一步关注。

(四) 增加高性能武器出售以强化四国间的安全合作

日本和澳大利亚作为美国的军事盟友，得到了来自美国军事力量的支持，包括购买先进的军事武器。印度虽然不是美国的军事盟友，但印美关系近年来得到了快速提升，拉拢印度融入美国的“印太”战略是特朗普以及拜登政府“印太”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从实际情况看，美国向日印澳

① “Exercise Filled with Refueling Missions,” 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Defense, March 2, 2021. <https://news.defence.gov.au/international/exercise-filled-refuelling-missions>

② “Japan-U. S. Bilateral Exercise,” Ministry of Defense, Japan, May 10, 2021. <https://www.mod.go.jp/en/article/2021/05/f59a2992d99d029972bab865f495ae3f9d924a6d.html#1>

③ “Multilateral Exercise ARC 21,” Ministry of Defense, Japan, May 17, 2021. <https://www.mod.go.jp/en/article/2021/05/bdd996dbb43b2f543363d83dccc6067e135f1225.html>

三国出售战略性武器、提供先进的生产和使用技术、更新军事设施和装备,无论对于提升美国同印度、澳大利亚三国的关系,还是推进符合美国意志的“印太”战略,都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

日本90%以上的国防进口都来自于美国,美国向日本出售的先进武器性能高,而且金额和数量都非常巨大。美国已批准向日本出售约200亿美元的军售,包括日本购买F-35、E-2D机载预警机、KC-46加油机、全球鹰无人机系统和MV-22倾旋翼机、AIM-120先进中程空空导弹等装备。^①美国为支持印度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②,近年来已向印度出售了大量先进的高精尖武器。自2008年以来,美印防务贸易已上升到140多亿美元,其中包括印度采购13架洛克希德马丁公司C-130“大力神”飞机、10架C-17“环球三号”运输机和12架P-8“波塞冬”飞机等,^③印度的空军力量显著增强。

澳大利亚处于南太平洋地区,是美国的传统军事盟友,因而美国向澳大利亚出售军事武器,一方面巩固双方的盟友关系,另一方面拉拢澳大利亚融入其积极构建的“印太”战略体系。美澳之间有超过270亿美元的政府间销售案例,仅2020财年对外军售项目(FMS)的销售总额就达17.1亿美元。^④2021年4月底,美国批准向澳大利亚出售价值16.5亿美元的12架MQ-9B武装无人机系统,之后又批准出售“支奴干”(CH-47F)运输直升机和最新型“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等装备,总值超过19.4亿美元。^⑤美澳之间的安全合作通过军售等方式得到强化。

^① “U. S. -Japan Alliance Increasingly Strengthened since End of WWII,”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August 14, 2020. <https://www.defense.gov/Explore/Features/Story/Article/2306658/us-japan-alliance-increasingly-strengthened-since-end-of-wwii/>

^② Forrest Brown, “Republic Day 2020: Join India’s Great Big Constitution Party,” CNN, January 26, 2020. <https://edition.cnn.com/travel/article/republic-day-india-2020/index.html>

^③ “Carter, Indian Counterpart Champion Growing Trade, Technology, Security Ties,”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December 8, 2016. <https://www.defense.gov/Explore/News/Article/Article/1025095/carter-indian-counterpart-champion-growing-trade-technology-security-ties/>

^④ “U. S. Security Cooperation with Australia,”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April 29, 2021. <https://www.state.gov/u-s-security-cooperation-with-australia/>

^⑤ “Secretary Antony J. Blinken and Australian Foreign Minister and Minister for Women Marise Payne at a Joint Press Availability,”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May 13, 2021. <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antony-j-blinken-and-australian-foreign-minister-and-minister-for-women-marise-payne-at-a-joint-press-availability/>

“印太”背景下美日印澳“四边机制”新动向及对南海安全的影响

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军售出口国，近年来向日印澳出售武器的数量明显增加，这不仅是美国巩固盟友和提升战略伙伴关系的需要，也是试图拉拢三国积极介入“印太”以达到美日印澳在“印太”地区的战略目标。这对于加强美日印澳四国间的安全合作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美日印澳推动建立四边安全合作机制的原因分析

新现实主义理论家戴维·鲍德温（David A. Baldwin）认为，一个强大国家“拥有”的各种形式的权力资源，可能看起来比实际情况更具可替代性，^①显示一个强大国家能够通过其军事权力和经济资源的分配使其联盟国家或战略伙伴国代替该国实施某种行为。美国作为国际政治体系内唯一的超级大国，可以将一些军事和经济资源分配给同盟国日本和澳大利亚以及伙伴国印度。这样一方面能够使这些国家受益，另一方面可以激励这些国家按照美国的意志开展活动。美国积极推动四边安全对话，日印澳三国主动迎合，显示四国有推进对话形成机制的战略意图，其背后则存在着深层次的原因。

（一）共同遏制中国的快速崛起

近些年来，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经济、军事、科技实力的快速提升引起美日等国对中国崛起的关注和担忧，因而西方世界制造的“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联合日印澳开展四边安全对话，形成所谓的“四国集团”，在“印太”区域内进行战略组合，企图达到遏制中国崛起的目的。四边安全对话是一个非正式的战略论坛，以半定期峰会、信息交流和军事演习为特色，虽然不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那样是一个正式的军事联盟，但它被一些人视为潜在的抗衡力量，以对抗中国在亚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菲利普·戴维森称“四国集团”是印太地区的“民主安全钻石”（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②是在民主价值观趋同的基础上积极构建

^① David A. Baldwin,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72.

^② Brad Lendon, “Quad Alliance of US, Japan, India and Australia Is Part of Biden’s Plan to Contain China, But Some Experts Aren’t So Sure,” CNN, March 12, 2021. <https://edition.cnn.com/2021/03/11/asia/quad-us-india-japan-australia-intl-hnk/index.html>

“印太”战略体系以形成四国安全对话机制。从实际情况看，这一战略体系的主导者是美国，通过拉拢的方式来维护军事同盟或建立“准同盟”的关系，实现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权力和利益目标。美国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兰德尔·施里弗（Randall Schriver）指出，“美国与中国的战略竞争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也将依靠其联盟体系来对抗中国的进步。美国在印太地区有许多条约盟友，并与更多国家保持良好关系。美军定期与该地区的盟友和伙伴进行训练和行动。所有这些都确保了美军和伙伴部队在必要时能够共同行动。”^①这反映出美国对华遏制的欲望比较强烈，通过在“印太”地区拉拢盟友、建立伙伴关系，来协调和配合美军开展行动以达到阻碍中国发展的目的。

美日印澳通过战略对话的形式探讨印太区域内的安全事务，并逐渐扩展到其他领域，但这一平台的建立对中国具有明显的针对性。四方对话的幕后主要推动力是对中国的共同安全关切，而安全合作现在似乎已经持续建立，^②体现出美日印澳对华采取的反制措施已经实施，四国在不断构建对华战略包围圈，而其中重要的方式之一是通过四边安全对话的平台来强化四国在安全领域内的合作。日本对四边安全对话比较积极，一方面是巩固日美同盟关系，另一方面是由于日本同中国存在钓鱼岛等领土争议，欲通过建立安全对话平台得到美国在军事上的支持。澳大利亚作为美国的军事盟友，虽位于南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距离中国相对遥远，但为了实现在“印太”地区更多的战略利益，近年来毅然充当起美国的“反华急先锋”，^③以得到美国在经济和军事方面的支持。印度地处南亚地区，对这一安全对话平台有浓厚兴趣，采取了主动迎合的方式参与其中，欲在同中国进行军事对抗和国际舆论宣传等方面得到美国及日澳的支持，从而在边界问题上争取更有利于自身的结果。因此，美日印澳在“印太”范围内具有各自的战略目标，四国在安全领域内逐渐形成的组合对中国具有明显的战略导向性，这必然影响到包括南海在内的中国边海安全，给中国及周边地区的安

① Jim Garamone, “U. S. Competition with China Ongoing Challeng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October 1, 2019. <https://www.defense.gov/Explore/News/Article/Article/1976756/us-competition-with-china-ongoing-challenge/>

② “The Quad (Finally) Delivers: Can it Be Sustained?” The Lowy Institute of Australia, April 12, 2021.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the-interpreter/quad-finally-delivers-can-it-be-sustained>

③ 王义桅：《澳大利亚“反华”态度何以大逆转》，光明网，2018年2月28日。 https://www.gmw.cn/xueshu/2018-02/28/content_27839627.htm

“印太”背景下美日印澳“四边机制”新动向及对南海安全的影响

全环境带来诸多不稳定的因素。

(二) 构建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安全体系

从奥巴马开始,美国战略重心不断东移,借助日本、韩国和菲律宾等盟友的支持,积极融入亚太。奥巴马提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则是要在亚太地区获得更多的地区权力,一方面平衡中国日益增强的海上力量,另一方面通过地缘政治扩展来实现美国在亚太区域的战略支配权。随着东西方海上贸易和航运业的快速发展,印度洋的经济和战略地位不断上升,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海洋强国开始重视印度洋的作用。2017年,美国特朗普政府提出了“印太”战略,以发挥美国在印度洋至西太平洋之间更大的作用。“印太”战略的目标是要扩展其在西太平洋至印度洋之间的地缘政治以获得更多的地区权力。

因此,美国积极联合日印澳三国来打造以美国为核心的“印太”战略体系。一方面,美国在亚太地区深化与日本和澳大利亚的盟友关系来介入更多的亚太事务。另一方面,美国主动联合濒临印度洋的南亚头号强国印度,通过与印度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来发挥其在印度洋及周边地区更大的作用。“印太”战略构想集中于加强互联互通、维护海上安全、反恐、不扩散和应对网络问题,成为美、澳、印、日会议讨论的重要议题。^①在这样的战略背景下,美国积极推动四边安全对话,并力图使其成为一种长效机制,来获得更多的力量支持。从实际情况看,美国正通过该对话平台将日印澳纳入其主导的“印太”战略体系,为美国应对“印太”地区事务提供协调和帮助。

(三) 扩大四国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

从当前国际政治格局的状况来看,国际社会仍然处于一超多强的局面。美国和中国分别是世界第一大和第二大经济体,^②美国拥有强大的经济、军事和科技实力。然而,美国国内深层次的矛盾、海外战争的消耗以及新冠疫情的严重影响,导致其经济出现衰退的现象,国际影响力也在不断下降。

^① “India’s Concept of Indo-Pacific Is Inclusive and across Oceans,”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of India, November 8, 2019. <https://www.mea.gov.in/articles-in-indian-media.htm?dtl/32015/indias+concept+of+indopacific+is+inclusive+and+across+oceans>

^② Jill Disis, “The US-China Rivalry in Tech and Trade Won’t End Because Joe Biden Is President,” November 9, 2020. <https://edition.cnn.com/2020/11/09/business/biden-us-china-trade-tech-intl-hnk/index.html>

面对俄罗斯和中国等世界大国的日益崛起，美国欲联合更多的力量来平衡俄中等国在亚太乃至“印太”地区的影响力，达到遏制这些国家发展的目的。在冷战期间，美国将战略重点放在西半球，而在冷战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美国将很大精力放在国内经济建设和打击恐怖主义方面，^①对印度洋等“印太”关键区域没有太多关注。近年来，美国为实现控制全球战略主导权，需要在太平洋至印度洋之间的广大区域重新进行战略布局，以塑造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强国形象，扩大地缘政治影响力。

日本作为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盟友，希望借助美国的支持将其防卫力量扩展到西太平洋以及印度洋地区，以实现“走出去”的目标。毕竟，日本仍然是一个“非正常国家”，正逐步扮演一个更为积极的联盟角色，^②倘若没有美国的军事力量支持，仅凭日本自卫队很难走出国门而到达世界其他地方。因此，日本通过参加四边安全对话，能够得到美国在军事技术和安全保障方面的支持，并扩大其在“印太”范围内的活动空间。

澳大利亚是美国的传统军事盟友，位于南太平洋地区，对美国亚太战略体系的构建至关重要。然而，澳大利亚作为一个参与战略竞争的非大国，^③其战略目标是要获得中等强国的地位，^④因而澳大利亚对美国提出的“印太”战略遥相呼应，并积极加入由美国主导的四边安全对话。澳大利亚可以通过该对话平台加强同美军在军事上的联系，一方面可以巩固澳美盟友关系，另一方面能够加强同印日之间的战略合作，以实现更多的战略利益。

从现实情况看，印度虽然不是美国的军事盟友，但近年来印美关系发展迅速，双方已建立起“全面的全球伙伴关系”。^⑤印度通过参加四边安全

^① “Letter to Certain Congressional Committees Regarding Afghanistan,” The White House, June 8,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6/08/letter-to-certain-congressional-committees-regarding-afghanistan/>

^② “Japan and US Unified, Not Split,” The Lowy Institute of Australia, August 15, 2014. <https://www.loyinstitute.org/the-interpretor/japan-and-us-unified-not-split>

^③ “The Indo-Pacific: Australia’s Perspective,” 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April 29, 2019. <https://www.dfat.gov.au/news/speeches/Pages/the-indo-pacific-australias-perspective>

^④ Mark Beeson, “Can Australia Save the World? The Limits and Possibilities of Middle Power Diplomacy,”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5, No. 5, 2011, pp. 563-577.

^⑤ “Joint Statement on the Third India-U. S. 2+2 Ministerial Dialogue,”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of India, October 27, 2020. <https://www.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33145/joint+statement+on+the+third+india+u+s+2+2+ministerial+dialogue>

“印太”背景下美日印澳“四边机制”新动向及对南海安全的影响

对话,不仅可以强化同美日澳在安全领域内的战略合作,而且还能够加快其在“印太”范围内的地缘政治扩展,包括向西太平洋地区和南太平洋地区的延伸。美印之间签订的《后勤交流协议备忘录》(LEMOA)和《通讯兼容与安全协议》(COMCASA),以及2020年签署的《地理空间合作基本交流与合作协议》(BECA),^①促使印度积极融入有美国参加的“印太”战略体系,以获得美国在军事安全方面更多的支持。事实上,印度一方面将印度洋看作其传统势力范围,另一方面又加快其“东进”计划,从“东向政策”到“东向行动政策”的转变,反映出印度正由“近邻”向“远邻”方向迈进。印度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得到美国在军事和后勤等方面的帮助。因此,印度参与四边安全对话,是其融入美国“印太”战略体系的一个重要标志,以得到来自美国多个层面的支持,提升其在“印太”区域内的战略地位。整体上看,美日印澳通过互助协作的方式在“印太”区域内开展安全对话,主要目标之一都是显示四国在“印太”范围内的军事存在,扩大自身的影响力。

(四) 获取经济利益和地缘战略利益

印太地区涵盖东亚和东南亚,是当前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速和最活跃的地区。美国推出印太战略不但有战略层面考虑,还有经济利益考量,目标是通过四边安全对话来加快与日印澳三国的资源整合和经济合作。四边安全对话从2017年重启,此后召开了一系列定期会议,讨论的重点是从确保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到加强印太集体海上安全等一切问题,^②涉及美日印澳四国在经济和安全方面的合作。美国与日本在2020年2月4日签订了《关于加强能源和基础设施融资和市场建设的合作备忘录》^③,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Janet L. Yellen)和澳大利亚财政部长乔什·弗莱登伯格(Josh Frydenberg)在通话时强调,优先加强美澳在“印太”地区的经贸合

① “Documents announced during the 3rd India-US 2+2 Ministerial Dialogue,”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of India, October 27, 2020. <https://www.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33143/documents+announced+during+the+3rd+india++us+2432+ministerial+dialogue>

② Lisa Curtis, “How Biden’s Foreign Policy Approach Builds on Trump’s”.

③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Sign Memorandum of Cooperation Strengthening Energy and Infrastructure Finance and Market Building,” U. 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February 4, 2020. <https://home.treasury.gov/news/press-releases/sm894>

作关系。^①同时,美国同印度也已经建立了“经济和金融伙伴关系”。^②这些协议和经济伙伴关系的构建,有力推动了美国同日印澳在经贸领域的深层次合作。

由于东盟(ASEAN)处于“印太”地区的核心地位,因而美日印澳加强了与东盟国家在经贸和投资方面的深入合作。美国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比例较大。2020年,东盟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总额为1373亿美元,其中美国对东盟国家的贸易额达到347亿美元,^③占比达到25.3%。日本和东盟之间的经济依赖性日益增强。日本仍然是东盟的主要贸易和投资伙伴,双方贸易额在2019年达到2260亿美元,日本在2019年对东盟直接投资总额为204亿美元,占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12.7%,目前日本为东盟第四大贸易伙伴国和第二大对外贸易来源国。^④

澳大利亚是东盟的对话伙伴之一,^⑤这为双方经贸关系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伴随“印太”战略的推进,东盟和澳大利亚之间的经贸合作关系不断深化。近年来澳大利亚和东盟之间在贸易和投资方面都有很大进展。澳大利亚每年为东南亚地区的发展提供约10亿澳元的援助,另有约5亿美元用于新项目的投资。2020年东盟地区占澳大利亚贸易总额的12.6%。根据澳大利亚公布的数据,2020~2021年,东盟与澳大利亚的双向贸易总额超过1010亿澳元,2020年的双向投资额累计超过2400亿澳元。^⑥双方无

① “READOUT: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Janet L. Yellen’s Call with Australian Treasurer Josh Frydenberg,” U. 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March 1, 2021. <https://home.treasury.gov/news/press-releases/jy0041>

② “Joint Statement on Sixth Annual U. S. -India Economic and Financial Partnership,” U. 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April 14, 2016. <https://www.treasury.gov/press-center/press-releases/Pages/jl0424.aspx>

③ “Flows of In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into ASEAN by Source Country (in million US\$),”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July 3, 2021. <https://data.aseanstats.org/fdi-by-hosts-and-sources>

④ “Overview of ASEAN-Japan Dialogue Relations,”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June 14, 2021. https://asean.org/storage/20210614_Overview-ASEAN-Japan-Relations-full-version.pdf

⑤ “ASEAN, Australia Launch Project Portcullis 2021 to Tackle Illicit Tobacco,”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June 30, 2021. <https://asean.org/asean-australia-launch-project-portcullis-2021-tackle-illicit-tobacco/?highlight=Australia>

⑥ “34th ASEAN-Australia Forum-Co-Chairs’ Summary,” Association of South East Asian Nations, May 26, 2022. <https://asean.org/co-chairs-summary-of-the-34th-asean-australia-forum/>

“印太”背景下美日印澳“四边机制”新动向及对南海安全的影响

论是贸易额还是投资额，对接的金额都比较大。

莫迪任印度总理后推出的“东向行动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加强与东盟国家的经济合作。印度对东盟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从2018年的10.2亿美元增加到2019年的18.9亿美元，增加了85.3%，^① 双方正在实施的《东盟与印度行动计划》（2021~2025年阶段）将贸易合作放在优先位置，^② 凸显印度与东盟国家在经贸方面的合作正在不断得到加强。

从地缘角度看，美日印澳同处印太地区，近年来积极融入“印太战略弧”，都有各自的战略意图。美国主动拉拢日印澳三国进行战略组合，一方面要获取“印太”范围内的地缘政治空间，实现更多的地区权力，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与军事盟友和伙伴国的军事合作，包括美国向日印澳大规模军售，使用日本和一些东盟国家的基地来生产和销售军工产品，获得盟友对美军军事基地和人员的后勤补给等，来增加美国的海外资金收入。日本通过融入印太战略，能够在与美国的合作中获得军事技术支持，助其国内军事工业发展，使日本能够生产大量的军工产品向外出口，从中得到丰厚的利润。澳大利亚融入“印太”后，能够将其战略范围从南太平洋扩展至西太平洋，加快其军事力量同美日印和东盟的合作，包括使用一些国家的军事基地、销售大量的军事装备、提供军事技术指导和人员培训、强化情报信息共享服务等多个方面，从中获得战略利益。澳美之间宣布了一系列伙伴关系倡议，从矿产开采到基础设施投资，从民用空间活动到全球卫生，从能源安全到网络安全，^③ 给两国带来巨大的战略利益。印度则结合印太战略，把文化路线和横跨印度洋的海洋景观连接起来推出的“季风计划”（Project Mausam）和“香料之路计划”（Spice Route Project）^④ 得到进一步发展。在战略范围扩大的过程中，印度同美日澳的军事合作不断深化，不但

① “Overview ASEAN-India Dialogue Relations,”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June 24, 2021. <https://asean.org/storage/Overview-ASEAN-India-as-of-April-2021.pdf>

② “ASEAN, India to Advance Partnership,”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March 31, 2021. <https://asean.org/asean-india-advance-partnership/?highlight=India>

③ “Shaping Australia’s Role in Indo-Pacific Security in the Next Decade,” 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October 2, 2018. <https://www.dfat.gov.au/news/speeches/Pages/shaping-australias-role-in-indo-pacific-security-in-the-next-decade>

④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of India’s World Heritage: New, Exciting Projects on Anvil,”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of India, July 10, 2014. <https://www.mea.gov.in/in-focus-article.htm?23601/international+recognition+of+indias+world+heritage++new+exciting+projects+on+anvil>

能够增强自身军事实力,而且还可以向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印太”国家出售与军事力量相关的计算机软件和电子产品,提高军事科技运用的能力,从而带来巨大的利益。

此外,“印太”地区包含南海和印度洋等海上重要航道,一方面可以为美日印澳的能源运输带来便利,另一方面能够联合其他国家进行能源开发和利用,为四国国防工业的发展带来帮助。因此,美日印澳四国重申在自由开放的印太的共同愿景中团结一致,^①加强四边安全合作,能够为四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为其国内的建设和发展服务。

三、四边安全合作机制对南海安全的影响

中国南海是连接东西方的重要海上航道,无论对于国际贸易和能源运输,还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地位极为突出,因而引起了美日印澳等域外国家的高度关注。印太战略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美国等西方海洋强国对南海的介入力度。美国一方面拉拢日印澳进行战略组合,另一方面通过四边安全对话来推动四边安全合作机制的形成,以达到深度介入南海的目的。四边安全合作给南海的地缘安全环境带来巨大的风险和挑战。

(一) 推动南海问题升温

美国提出“印太”战略后,为拉拢更多的东盟国家加入其积极构建的战略体系,鼓动越南和菲律宾等国在南海开展行动。特朗普上台后,对南海问题较为关注,对东盟争议国给予积极的支持并在争议问题上将自己看作“调解人和仲裁者”。^②特朗普在2017年访问越南时谈及南海问题,并同越南领导人阐明“南海需要尊重航行和飞越自由,对海洋的使用要合法,”^③在言行上为越南在南海问题上鼓劲。拜登上台后,美国多次在南海问题上

^① “Quad Leaders’ Joint Statement: ‘The Spirit of the Quad’,” The White House, March 12,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3/12/quad-leaders-joint-statement-the-spirit-of-the-quad/>

^② Euan Mckirdy, “Trump Touts his Dealmaking Skills as Solution to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CNN, November 12, 2017. <https://edition.cnn.com/2017/11/11/asia/trump-south-china-sea-apec/index.html>

^③ “Joint Stat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Socialist Republic of Vietnam,” The White House, November 12,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joint-statement-united-states-america-socialist-republic-vietnam/>

“印太”背景下美日印澳“四边机制”新动向及对南海安全的影响

发声，并联合日印澳通过四边安全对话的平台，共同支持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诉求。美日印澳在对话会后发表的声明中指出，“我们坚决支持东盟的团结和中心地位以及东盟对‘印太’的看法，促进包括海洋安全在内的合作，以应对东海和南海基于规则的海洋秩序所面临的挑战，”^①可以看出美日印澳四国对于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主张给予了明确的支持。

美国在南海问题上明显偏袒越南，支持其对中国南海的领土声索。2021年7月1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同越南副总理范平明（Pham Binh Minh）交谈时强调，“美国致力于和越南建立全面的伙伴关系，致力于东盟的中心地位和东盟在印太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双方讨论了南海问题，包括美国对2016年仲裁庭裁决的支持。”^②美国还加强与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在南海及其附近的活动。美国联合部分东盟国家在南海及周边地区开展海事行动。例如，在位于马六甲海峡和南海战略交汇点的廖内群岛（The Riau Islands）的巴淡（Batam）战略区，美国和印度尼西亚正在新建一个耗资350万美元的海上训练中心。美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金成（Sung Kim）表示，该海事中心的建立体现了两国为加强该地区安全持续努力。^③日本从军事方面支持菲律宾在南海的行动，向菲律宾转让了可以帮助其加强在南海巡逻的防务和技术设备。^④印度在南海问题上明显偏袒越南和菲律宾，支持二者在南海的利益诉求。印度不仅和越南同样支持“南海航行自由应不受限制，”^⑤两国还共同发表声明，提出

① “Quad Leaders’ Joint Statement: ‘The Spirit of the Quad’”.

② “Statement by NSC Spokesperson Emily Horne on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ake Sullivan’s Call with Deputy Prime Minister Pham Binh Minh of Vietnam,” The White House, July 1,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7/01/statement-by-nsc-spokesperson-emily-horne-on-national-security-advisor-jake-sullivans-call-with-deputy-prime-minister-pham-binh-minh-of-vietnam/>

③ Reuters, “Indonesia and US Building Maritime Training Center on Edge of South China Sea,” CNN, June 28, 2021. <https://edition.cnn.com/2021/06/28/asia/indonesia-us-joint-maritime-training-center-intl-hnk/index.html>

④ Reuters, “Japan to Hold First Joint Air Force Exercises with Philippines in Sign of Closer Defense Ties,” CNN, July 2, 2021. <https://edition.cnn.com/2021/07/01/asia/japan-philippines-joint-air-exercises-intl-hnk/index.html>

⑤ “Joint Communiqué between the Socialist Republic of Vietnam and the Republic of India,”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of India, September 15, 2014. https://www.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23997/Joint_Communicu_between_the_Socialist_Republic_of_Vietnam_and_the_Republic_of_India_Hanoi_15_September_2014

应尊重菲律宾提出的所谓“南海仲裁案”的结果。^① 澳大利亚正加强与东盟国家的关系,并支持越南和菲律宾等国在南海问题上的要求。澳大利亚发布的《外交政策白皮书》中承诺,澳大利亚将进一步加强与东南亚各国的合作,推进与东盟的战略伙伴关系,将澳越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支持基于规则的海洋秩序,^② 澳大利亚对稳定、海上安全和反恐的支持,有助于菲律宾政府应对南海和菲律宾南部的安全挑战,依据国际法支持菲律宾解决南海领土争端。^③ 美日印澳通过召开安全会议、转让和出售军事装备、建立伙伴关系等多种方式,对部分东盟国家在南海的行动给予支持。这无疑助推了南海问题升温,不利于南海地区的安宁和稳定。

(二) 加快南海地缘权力竞争

美国推出“印太”战略后,为加快构建“印太”战略体系,通过联合与拉拢的方式积极介入南海地区,将导致多个国际行为体在南海及周边地区的战略竞争。近年来,随着亚太地缘政治结构的变化,南海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使一些区域大国为追求地区权力而展开激烈的竞争。美国联合澳大利亚等军事盟国,积极支持“印太”地区基于规则的秩序和国际法,包括与南海有关的秩序和国际法,^④ 这些国家不断扩大在南海地区的战略范围,将给南海的主权国中国在安全方面带来巨大挑战。此外,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国通过经济援助、军事交流、资源开发等多种方式加快与东盟国家在南海的合作,鼓动越南和菲律宾等国在南海开展行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同越南外交部部长裴青山(Bui Thanh Son)进行谈话时重申“共同

① “Joint Statement between India and Vietnam during the Visit of Prime Minister to Vietnam,”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of India, September 3, 2016. <http://www.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27362/joint+statement+between+india+and+vietnam+during+the+visit+of+prime+minister+to+vietnam>

② “Australia-Japan-ASEAN: Strengthening the Core of the Indo-Pacific,” 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March 22, 2019. <https://www.dfat.gov.au/news/speeches/Pages/australia-japan-asean-strengthening-the-core-of-the-indo-pacific>

③ “Philippines Country Brief,” Australian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 July 6, 2021. <https://www.dfat.gov.au/geo/philippines/Pages/philippines-country-brief>

④ “Remarks at Perth USAsia Center,”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March 15, 2021. <https://www.state.gov/remarks-at-perth-usasia-center/>

“印太”背景下美日印澳“四边机制”新动向及对南海安全的影响

致力于保护和维持基于规则的南海秩序”。^① 美国运用外交手段来争取东盟国家对其在南海行动的支持，以构建符合美国战略意图的地区秩序。

美国联合日印澳举行四边安全对话，议题涉及南海问题，^② 具有明显针对中国的战略意图，这无疑挑战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海安全。近年来，美国和日印澳在南海加快了地缘政治扩展的步伐。美国多次声明“致力于建立一个自由、开放、安全和繁荣的印太地区，”^③ 为美国推进“印太”战略计划造势，目的之一是在南海获得更多的战略空间。这将加剧美日印澳同中国围绕地区权力的争夺，在南海地区展开激烈的战略博弈。同时，四边安全对话机制的逐渐形成也会引导和激励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不断介入南海，同中国在领土争议方面进行新的竞争，导致南海地区安全环境更加复杂。

(三) 怂恿更多域外国家介入南海

美国为扩大在南海地区的影响力并实现更多的战略目标，不断加快涉入南海的进程，近年来频繁在南海开展一系列军事活动。美国拉拢日印澳举行四边安全对话会议，商讨南海问题，逐步推动四边安全合作机制的形成，建立定期会晤机制来共同介入南海地区事务。此外，美日印澳四国还分别以双边、三边和“2+2”等多边形式，同越南和菲律宾等东盟国家开展海上安全合作，鼓动相关争议当事国主动介入南海，以离间中国同东盟国家的友好关系，达到损害中国国家主权的目的是。事实上，美国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来挑战中国在南海的国家利益乃至在亚太地区的地缘利益。兰德公司高级分析师蒂莫西·希思（Timothy Heath）表示，“‘印太’地区许多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可能会欢迎 Quad 成员国加强合作，以平衡中国的实力，”^④ 这也反映出越、菲等国在南海争议问题上欲寻求美国的支持。从现实情况看，美国及其盟友日本和澳大利亚以及伙伴国

^① “Secretary Blinken’s Call with Vietnamese Foreign Minister Son,” U.S. Department of State, May 27, 2021. <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blinkens-call-with-vietnamese-foreign-minister-son/>

^② “Quad Leaders’ Joint Statement: ‘The Spirit of the Quad’”.

^③ Jasmine Wright, “Biden Commits to ‘Free, Open, Secure’ Indo-Pacific in Rare Op-ed with ‘Quad’ Members,” March 14, 2021. <https://edition.cnn.com/2021/03/14/politics/biden-modi-morrison-suga-quad-op-ed/index.html>

^④ Brad Lendon, “Quad Alliance of US, Japan, India and Australia is Part of Biden’s Plan to Contain China, But Some Experts Aren’t So Sure”.

印度在南海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显著的引领作用，这无疑会刺激更多的域外国家不断介入南海，以获得在该海域的经济利益、战略利益和地缘政治空间。近年来，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荷兰、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多个西方海洋强国以演习、巡察和军事交流等方式同美日印澳及部分东盟国家在南海及其周边地区开展活动，这将严重影响南海地区的安全氛围，导致南海地区的安全状况出现更加复杂的局面。

（四）破坏南海安全稳定的局面

随着美国积极推进“印太”战略，近年来其在南海的军事活动日益频繁，美国的战机和军舰多次擅自非法闯入南海的领空和领海进行侦察和巡航。2021年4月4日，美国海军“罗斯福”号航空母舰经过马六甲海峡进入中国南海，^①以“马金岛”号两栖攻击舰为核心的两栖戒备群也于4月8日进入南海。此外，美国联合日印澳和越南、菲律宾、泰国等东盟国家，在南海及其周边地区开展军事训练和演习。美、日、印、澳甚至还分别同英、法、加、意等域外国家在南海开展军事活动，不但强化彼此间的战略协作能力，还显示各自在南海的军事存在，以扩大在该地区的影响力。然而，美国及其军事盟友和战略伙伴国在南海进行的一系列活动无疑加剧了南海的紧张态势，严重破坏当前南海及其周边地区相对稳定的安全环境。尤其是，拜登上台后加大了涉入南海的力度，举行四边安全对话会议内容涉及南海问题，使南海的国际关注度进一步上升。一方面，拜登政府的做法不仅号召日印澳跟随美国的步伐深度介入南海，而且还引导域外国家在南海开展军事活动，另一方面也在鼓动与中国有争议的部分东盟国家，向中国提出在南海的领土诉求，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对南海的岛屿和地物也有主权要求，^②这些国家提出的非法声索不但损害中国的南海主权，而且也容易导致南海争议问题再度升温。从现实情况看，中国虽然已经同东盟国家签订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并达成了《南海行为

① Brad Lendon, “US Navy Deployment Could Leave an Aircraft Carrier-sized Gap in Asia’s Tense Waters,” CNN, May 27, 2021. <https://edition.cnn.com/2021/05/27/asia/us-navy-aircraft-carriers-afghanistan-pacific-intl-hnk/index.html>

② Reuters, “Malaysia Scrambles Fighter Jets after 16 Chinese Military Aircraft Fly toward Borneo,” CNN, June 2, 2021. <https://edition.cnn.com/2021/06/01/asia/malaysia-china-air-force-flight-intercept-intl-hnk/index.html>

“印太”背景下美日印澳“四边机制”新动向及对南海安全的影响

准则》(COC)的框架草案,^①但关系到南海的一些岛屿争议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美国欲借此制造矛盾。因此,美国及日印澳等国进行的安全对话及军事合作不利于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结 论

美国为推动构建由其主导的印太战略体系,积极拉拢日印澳推进四边安全对话,促使四边安全合作机制化。从现实情况看,伴随“印太”战略地位的上升和美国的大力推动,美日印澳“四国机制”近年来出现新动向。美日印澳举行安全会议的规格高,而且相互间开展的包括军事演习在内的一系列活动日益频繁,购买和出售的武器性能强、数量多,并呈现出“QUAD+”的扩容现象。事实上,美日印澳推动建立四边安全对话机制具有强烈的利益驱动和战略意图。一方面,美国要取得在“印太”地区更多的地缘控制权,积极推动由其主导的“印太”战略体系,因而怂恿联合军事盟友和伙伴国加入其中。另一方面,四国不但要在该地区扩大自身的影响力,而且还要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并联合起来共同遏制中国的快速崛起,这对于中国南海及其周边的地缘安全将产生不利的影 响,包括可能推动南海问题升温、刺激更多域外国家介入南海、破坏南海相对稳定的安全环境等。中国作为南海的主权国,应加快海上防卫能力建设,加强同周边国家在南海的合作,采取友好协商的方式同争议当事国展开直接对话,妥善处理岛屿争端问题。中国也可以同周边国家加强海洋“蓝色经济带”建设,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实现各方互惠共赢的目标,构建互相依赖、共促发展的“海洋命运共同体”。

(编辑 毛悦)

^① “Joint Press Briefing on the 14th ASEAN-China Senior Officials’ Meeting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eclaration on the Conduct of Par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SOM-DOC),”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May 18, 2017. <https://asean.org/storage/2017/05/14th-SOM-DOC-Co-Chairs-Joint-Press-Briefing-Remarks-As-delivered-18-May-amen.pdf>

Modi Reforms

New Tendency in Quadrilateral Cooperation among the U. S. , Japan, India and Australia and Impacts on Securit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Indo-Pacific”

By Zhang Genhai

ABSTRACT: Since Australia, the U. S. and Japan introduced the concept of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the vast area between the Western Pacific and the Indian Ocean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the focu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recent years, as a means of expanding its strategic reach in the Indo-Pacific, the U. S. has pulled India, Japan and Australia into strategic dialogue, advancing the emergence of the Quadrilateral cooperation. By enhancing the platform to the QUAD+, the U. S. , Japan, India and Australia have expanded the scale of military exercises, increased the quantity of high-performance weapons, and adopted other means of constructing a long-term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The reason for this is not only that the U. S. wants to build a strategic order in the Indo-Pacific under its leadership, but also because these four states all share a strategic intention to contain China's rise. The new trend of strengthening the strategic combination of the U. S. , Japan, India and Australia in the Indo-Pacific has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securit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is not only intensifies geo-strategic competition among international actor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but also has further resulted in escalation of the dispute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This has meant much greater complexity with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neighboring environment, which is disadvantageous for regional peace or stability. As the state with sovereignty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China should adopt a positive and preventative approach, while formulating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to safeguard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KEY WORDS: Indo-Pacific; US-Japan-India-Australia;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South China Sea Security; Strategic Combination